



“性感女神”是否被暗杀

## 时代巨星扑朔迷离的死因

梦露在1962年离奇死亡,她的死因有两种版本:官方的说法是梦露死于服药过量;但民间却一直盛传梦露是被美国情报机构暗杀而死。近年来,FBI解密了500页关于梦露的文件。据这些文件记载,1962年,梦露成了亲苏美国人菲尔德的朋友。然而梦露不知道的是,菲尔德一直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密切监控,梦露和“苏联间谍”菲尔德的交往全被FBI记录了下来。

历史专家看到一些解密文件中显示,玛丽莲·梦露之死,可能和她记下的一本“秘密日记”大有关系。她不仅在日记中记下了和肯尼迪兄弟的枕边谈话,甚至还记下了肯尼迪兄弟对付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计划!而由于梦露的口无遮拦,他们的枕边私密谈话,很可能已经传到了苏联。

1962年8月,收到警告的肯尼迪兄弟不约而同地一起断绝了和梦露的来往。面对突然的剧变,玛丽莲·梦露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。8月4日晚9:30,她绝望地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友西德尼·吉拉罗夫,痛诉了她和肯尼迪兄弟的私情,并称她知道一些“危险的秘密”。第二天凌晨,梦露就被人发现死在了洛杉矶公寓中,颇为巧合的是,梦露自杀当晚,她的那本“秘密日记”也神秘地消失了,这不得不让人怀疑,梦露之死背后有不为人知的阴谋。

“天籁歌后”死于气喘吗

泰国清迈湄宾饭店15楼的一间贵宾房,是邓丽君告别人世的最后一站。饭店工作人员回忆:“当天,邓丽君从房间跑出来,就在门口摔倒,服务生立刻扶起她拿汤匙往她嘴里塞,避免咬到舌头,然后就进去电梯下楼往医院送。”

送医急救却遇到下班时间,长达20分钟的大塞车阻断了邓丽君最后一线生机。兰姆医院医师回忆了当年的急救过程,翻开邓丽君在医院的病历,上面还可以清楚看到法籍男友保罗当时写下“要求保持遗体完整”的字迹。坊间传说,邓丽君脸部有掌痕,怀疑她并非死于气喘,医护人员则表示:“没有淤青,也没有任何外伤。”

虽然坚持没有发现外伤,但是医师也十分后悔,当初没有坚持解剖检查,确认邓丽君的死因。医护人员表示:“邓丽君在这种情况下死,我认为应该解剖检查。”急救她的泰国医生因为邓丽君的男友签署要求不得解剖遗体,因此只好就以往病例来判断,邓丽君应该是死于气喘发作。1995年5月8日,邓丽君传奇的一生在清迈这家医院画下句点,由于当时遗体并没有解剖,真正死因也就成为永远的一个谜。(综合北京卫视《档案》、《来自天堂的歌声》新世界出版社出版)

惊奇档案

## 人的口味为何不同

萝卜青菜各有所爱,同样的食物有人吃上一口就欲罢不能,而有人则感觉难以下咽,拒之于千里之外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科学研究告诉我们,人们喜欢或不喜欢某一种食品其实不仅在于食品本身的味道,还在于人们的不同感觉,而这种饮食习惯一旦形成,就难以改变。

味觉在本质上是一种“化学感觉”

“味觉专家”早已认定:味觉在本质上是一种“化学感觉”。这就是说,食物中的化学物质跟味蕾发生反应并产生一个信号,信号在传入大脑后立即被精确地予以分析,由此甜、酸、苦、辣一体味出来。长期以来,人们普遍认为:味觉反应仅仅限于舌头的味蕾上。但后来科学家又惊奇地发现,其实舌头的各个部位都有其特定的分工。比如,只有舌尖才能品尝出咸味,而酸味、甜味和苦味则分别由舌侧、舌中和舌根“负责”。

众口为何难调

由于每个人的生长发育所处的环境不同,个人味蕾的发育也不相同。因此每个人的味蕾是有一定的差异的:有的人感受酸味强一些,有的人则感受甜味强一些,那么很少量的这种味觉刺激就能引起他的味觉冲动。但是如果你感受某味觉的味蕾比较少,那么你的这一味觉就比较迟钝,就需要很强的刺激才能引起你的冲动。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的口味不同了。其实不管每个人的口味还是口重,适合他们自己口味的菜吃到嘴里感觉是一样的。



历史秘闻

(摘自《百科知识》第15期)

## 宇宙闻起来什么味

好莱坞一代艳星玛丽莲·梦露于1962年8月5日意外离世,年仅36岁。50年后,世界各地对这个“美国宝贝”仍念念不忘,梦露的死亡之谜又引发新一轮的猜测。不只是玛丽莲·梦露,还有邓丽君,她们是20世纪下半叶两位最著名的女星,是一个时代的象征。但是她们的死因至今都还是未解之谜,内幕重重。

## 时代巨星扑朔迷离的死因

黑暗之中一个小女孩儿站在你身后,眼窝深陷如僵尸,直勾勾地盯着你的后脑勺等你转过身来陪她玩耍。你是否感到后脖颈一阵发冷甚至四肢发麻?你应该知道有种东西叫做——“鸡皮疙瘩”,它们不仅在我们感到寒冷时出现,当我们性欲遭遇撩拨或不寒而栗时也会出现,比如目睹一场惨重车祸。

那么,为什么会有鸡皮疙瘩呢?

鸡皮疙瘩是由于毛囊底部的微小肌肉收缩后拉动毛根使汗毛竖立,皮肤上由此形成的小疙瘩。其实这种反应对我们来说已经失效,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但对我们多毛的祖先却有着特殊功效。鸡皮疙瘩使毛发竖起的主要作用有二:一来受到惊吓时浑身毛都竖起可以让自己身形庞大起来,足以使捕食者因此而退却。二来鸡皮疙瘩有助于我们御寒。当我们的祖先感到寒冷难捱时他们的毛发就会竖起,阻止冷空气靠近皮肤,所以鸡皮疙瘩相当于一种隔离装置。这几种优势对我们来说已经无用,现如今,它只能用来简单识别别人是否感到寒冷、恐惧或激起了性欲。

(摘自《视野》第7期)

鸡皮疙瘩有什么用

英国威尔士一家动物园内的一只黑猩猩近日成为网络“红人”,有关它打手势求助游客为其开锁的一段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。视频显示,这只黑猩猩用手指着窗户,然后隔着玻璃对游客模仿开锁的手势,开始是对着窗户一顿比划,后来又一脸认真地紧握两手做恳求状。

这段精彩的视频由来自曼彻斯特的游客亚历克斯·贝利记录下来。他说,这些手势的意图很明显,就是想让人帮忙放它出来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彼得·迪金森表示,黑猩猩平时也用手势与他们进行交流,不过,他们也不知道黑猩猩是怎么学会这些的。

看得懂它的手势吗?左图:开锁呀!右图:求你啦!

(摘自《武汉晚报》第86期)

曹操败给了疾病吗

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是一次令人称道的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。在这场战役中,曾经被人称为用兵如神的曹操吃了个大败仗。历史上通常认为曹操大败的致命原因是遭遇了火攻。但在陈寿的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中叙述赤壁之战时,他并未提及“火攻”这件事。而是说曹操遇到了瘟疫,导致士兵大量死亡,曹操才不得已领兵撤退的。而在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》中甚至说曹操是自己烧掉剩余的战船带军撤回的。赤壁之战后曹操兵败“十分气愤”,曾写信给孙权称是他自己烧掉了战船,反倒将好名声留给了吴蜀联军。

面对这些记载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曹操之所以会失败,是因为军队遭遇了可怕的瘟疫或其他疾病,才导致战斗力丧失,让吴军有机可乘的。



历史秘闻

而根据后人的分析,这种疾病很可能就是血吸虫病。理由有以下几点:第一,我国古代早已存在血吸虫病,而两湖一代很早就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,那么曹军驻扎在赤壁一带,士兵发生血吸虫病就更不足为奇了。第二,秋季是血吸虫病流行的季节,而此时的曹操正好迁徙到此处,驻扎为营并开始在水中大规模地训练水军,为向吴蜀联军发动攻击作准备。血吸虫在人体中的潜伏期通常为一个月,在一个月前他们还能大败蜀军,但一个月后冬季来临,两军进入决战状态时,那些被感染的士兵开始出现急性症状。病痛折磨着曹军,使号称八十几万的曹军溃不成军,不堪一击。不过,这种说法现在还找不到证据来证明。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,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。

历史秘闻

(摘自《诡异的谜团》哈尔滨出版社)

熬

## 一个天才剧作家的悲哀



曹禺23岁就写出《雷雨》,震动文坛,此后佳作迭出,《日出》、《北京人》、《原野》……39岁,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,他获得了很高的名誉地位,生活条件有很大改善,却没有再写出理想的好作品、大作品,其外部原因是显而易见的,如被写作以外的活动占去太多的时间,历次政治运动的压力,“左”倾文艺思潮的干扰等等。然而,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。进入不惑之年的曹禺更注意别人的议论,尤其重视领导对自己的看法与态度,更多地接受外界的影响,在创作上愈来愈缺乏自信,这些都显示了曹禺性格中软弱世俗的一面。

1951年,曹禺主动提出要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,得到领导的赞许。于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了《明朗的天》,结果是一次失败。原因在于他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与一贯的创作方法,根据明确的主题思想去“深入”生活,找人谈话,选择人物,设计情节,而且每写一步都小心翼翼地惟恐“歪曲了生活”,“违反了政策”。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还经过多次审查反复修改,保证没有政治上的错误,最后的结果是剧中人物成了传声筒,剧本成了宣传品,既没有揭示人物灵魂的复杂性,又少有真正的激情,更找不到曹禺昔日作品中的诗意与美感。

曹禺晚年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不安是十分沉重的。他的好

友、著名艺术家黄永玉以坦诚的语气给他写信说:“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,所以我对你要严!我不喜欢你后来的戏。一个也不喜欢。你心不在戏里,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,你为势位所误!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,你泥潭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,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。命题不巩固,不缜密,演绎、分析得也不透彻。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、节拍、冷热、快慢的安排,那一第一节的隽语都消失了……”黄永玉写这封信是因为惋惜曹禺的才华——年轻时写出那么优秀的剧作,后来没什么像样的东西,那是一个剧作家的悲哀。

一次,曹禺从报纸上看到袁伟民对运动员讲的一段话,“不要被金牌的压力卡住,心里有东西坠着,跑也跑不快。要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。”他感慨道:我就总是有东西坠在心里。心里

坠着东西就写不出来。多年来,我写戏都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,我也写了几个,有的也没写出来……”

一个文化工作者,即使他才华横溢,只要丧失独立思考,或一脑子功利目的,其创作都会偏离创作的规律,哪怕是头顶桂冠、奖牌满胸,也未必就真的能登上文化学术的高峰。

(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3.12 张天行/文)

## 我们每七年就是另一个人

公元14世纪,在今天的比利时附近,有一个王国,国王的名字叫雷纳德三世。后来,他的弟弟爱德华发动政变,夺取了他的王位。

爱德华把雷纳德三世送到一个房间里,并且许诺,只要他能自己走出这个房间,就给他自由。这个房间和正常的房子一样,有门、有窗,而且所有的门、窗都大开着,没有人把守,一个正常人可以轻松地进出这个房间。可对雷纳德三世来说,走出这个房间却比登天还难——因为他患有肥胖症,他的体形庞大,身体无法通过正常大小的门。他要想出去,只有节食减肥。

但爱德华深知雷纳德三世爱吃的弱点,他每天让仆人送最好的食物给雷纳德三世。雷纳德三世经受不住诱惑,来者不拒。结果他的体重不减反增,体形变得越来越庞大。就这样,雷纳德三世在这个敞开着门窗的房间里待了10年,直到病死在那个房间里。

因此可以说,在很多时候,关押人的“牢狱”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牢房,而是人内心深处无形的欲望。实际上,雷纳德三世就是被自己的欲望这一囚笼关押了10年。

同样的道理,那些因贪污受贿而被绳之以法的贪官,哪一个不是被自己的私欲关进囚笼的呢?

(摘自《检察日报》李世顺/文)

在《后天》那部电影里,有一个特别值得玩味的桥段:一群人为了躲避严寒,钻进了纽约的市立图书馆。他们为了取暖,不得不把书拿出来烧掉,但对于先烧什么书而争执不下,最后所有人一致同意,先烧税法!在这个寒冷的早春北京,我重看了一遍《后天》,然后想,假如——仅仅只是假如——北京也遭遇了一场千年不遇的严寒,一些北京市民被迫涌入首都图书馆,也同样需要烧书取暖时,他们会如何抉择?

如果是我的话,第一批被投入火堆中的书,毫无疑问是成功学和励志书。我一向有一个偏见,成功学这种东西,只会让人尽可能地远离成功而不自知,它的效果不会超过小时候在作文本上抄录名人名言,还费纸。

第二批要投入火堆的书,是各种生活保健书。一个朋友的母亲,身体不太好,但是笃信各路神仙的保健养生学,今天生吞泥鳅,明天喝绿豆汤;这个月茹素,下个月要排毒。身体没见好转,冰箱中奇形怪状的东西和吃饭规矩却是越来越多了。我那朋友抱怨说,每本保健书单独看起来都言之凿凿,连在一起

认识陌生人的方法很简单。第一,要干净,身上别有味(尤其对于男生来说),人家才愿意接近你。我们有那么多的机会坐公共汽车、坐火车、坐飞机,隔壁的那个人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愿意与你认识的,只要你肯主动。第二,如果你担心,要认识的陌生人是坏人怎么办?人本来有一半是坏的,一半是好的,要看在什么条件下、他的哪一部分发生作用。你要是老给人家送书,人家也会变成知识分子,你要是老给人家行贿,人家当然会变成受贿分子——互动关系决定性质。

还有,担心跟陌生人交往受到损害?如果你3岁就跟异性打交道,那一般的色狼还真对你下不了手。要是到了23岁还在想不能跟男人打交道,你知道谁是色狼?你以为你是色狼的那个,恰恰有可能就是。

我21岁读研究生时,去北大拜访著名法学家、宪法行政法权威龚祥瑞先生。我跟龚教授素不相识,他在家里开课,我就到他家敲门,听完课后举手发言。后来我收到教授的信:“当年,龚教授78岁,信的抬头竟是:‘岳弟台端:北京一晤,闻弟数言,受益匪浅……’”写了满满一页纸,署名:兄祥瑞。

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,我认识了十多位这样的教授。

很多事情,你一个人在黑暗中痛苦地摸索,时间成本太高了,就算多活20年,也摸索不出什么名堂。遇到合适的老人,特别是在江湖上还有些地位、明白一些奥妙的人,给你一些指点,你就有了所谓的捷径,直接跟着走就是了。

(摘自《恋爱婚姻家庭》袁岳/文)

长过几年几月的几天

三个人来到罗马,见到一位哲学家,问:“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多少美景呢?”

“你们要在这里停留多久?”

第一个是年轻人,答:“几年。”哲学家说:“你可以看到一点美景。”第二个是中年人,答:“三个月。”哲学家说:“你可以比一个人多看到一些美景。”第三个人是病入膏肓的老人,答:“我马上就要死了,可能待不到了。”哲学家说:“你将看到比你一生看到的还要多的美景。”

“为什么?”这三个人齐声问。

“因为第三个人会抛弃一切,全神贯注、无比珍惜地去欣赏。”(摘自《感悟》第6期寇士奇/文)

看,却只会搞得整个身体系统无所适从。所以这些养生书还是烧了吧。这不是一个养生的时代,是一个逃生的时代。

等到养生保健类的书烧完以后,第三类书装帧都很好,还会配上许多与世界政要合影的彩色照片,应该会很耐烧——唯一的问题是,这类书中水分太多,会影响燃烧效率,还有待科学家研究考察。

后来一次吃饭的时候,我把这道测试题跟好几个朋友说了,并且说了自己烧书的次序。他们都很有兴趣,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看法,有的先烧青春小说再烧旅游指南,有的烧了历史普及类的犹嫌不过瘾,还要去拿高中教辅与公务员题库出气。最后还是一位杂志社主编给出了最好的办法。他听完我们的烧书次序,淡淡地弹了弹烟灰说:“哪儿用得着那么麻烦,不用分类,直接按年份烧,最近几年就没出过能看的书!”

(摘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马伯庸/文)

## 焚书指南



二十多岁刚毕业,你是社会的边缘,什么事都是哥哥、姐姐、三十多四十多岁的人在做,你得求这些人;等到三十多岁你开始进入到剧场最后一排,有了张门票可以看别人演;到四五十岁就是中排靠前一点的观众,看戏你就可以看得清楚了;如果你要出类拔萃就变成第一排了,再出类拔萃你就成为演员了,等到你演完了,别人一鼓掌你也就该下场了。

(摘自《青年文摘》冯仑/文)

妙论